

# 明

(又译名：发光体)  
THE LUMINARIES

上

[新西兰] 埃莉诺·卡顿 著 马爱农 于晓红 译  
Eleanor Catton

# 明

(又名: 发光体)  
THE LUMINARIES

上

〔新西兰〕埃莉诺·卡顿 著 马爱农 于晓红 译  
Eleanor Catt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 / (新西兰) 埃莉诺·卡顿 (Eleanor Catton) 著; 马爱农, 于晓红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1  
书名原文: The Luminaries  
ISBN 978-7-5447-6306-6

I. ①明… II. ①埃… ②马… ③于… III. ①长篇小说 - 新西兰 - 现代  
IV. ①I6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4434 号

Copyright © 2013 by Eleanor Catton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6-463 号

明〔新西兰〕埃莉诺·卡顿 / 著 马爱农 于晓红 / 译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肖飞燕 刘文硕 王 锦  
装帧设计 **metiv** 灵动视线 李 莹  
校 对 肖飞燕 王兰英  
责任印制 贺 伟

原文出版 Granta Books, 201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10-85376701  
排 版 **metiv** 灵动视线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 × 640毫米 1/16  
印 张 53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306-6  
定 价 76.00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10-85376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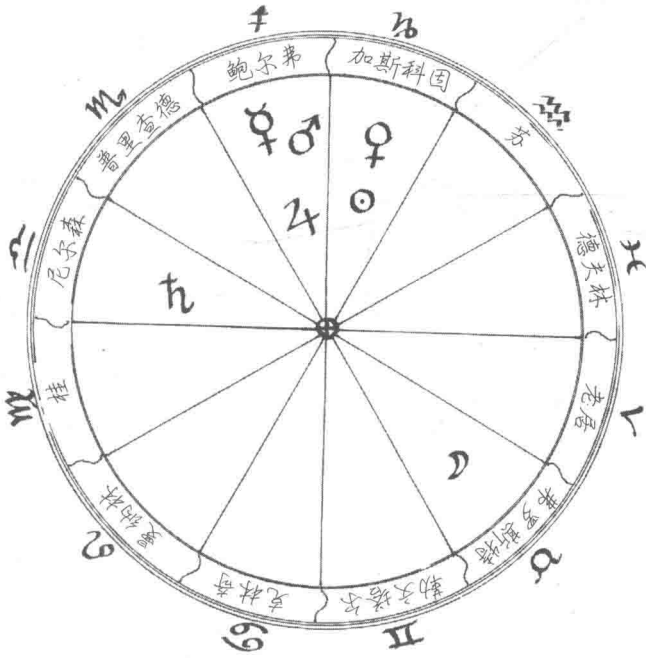
# 目 录

第一章 球中球	1
第二章 占 卜	353
第三章 自我毁灭宫	513
第四章 四 月	619
第五章 重量与钱财	715
第六章 寡妇与黑衣	755
第七章 守护宫	781
第八章 极光的真相	797
第九章 变动宫土象	807
第十章 演替事宜	813
第十一章 猎户座落于天蝎座升起时	821
第十二章 残月在新月的怀抱里	827

# 第一章 球中球

1866年1月27日

南纬42° 43'0"/东经170° 58'0"





## 水星在射手座

一个陌生人来到霍基蒂卡；一次秘密会议被惊扰；沃尔特·穆迪隐瞒了自己最近的记忆；托马斯·鲍尔弗开始讲述一个故事。

十二个男人聚集在皇冠旅馆的吸烟室，貌似一次偶然的相会。他们的举止与衣着五花八门——工装外套、燕尾服、配兽角纽扣的诺福克夹克、黄鼯鼠皮装、麻布衣，还有斜纹布衣服——看上去很可能是十二个搭火车的陌生人，奔向一个迷雾笼罩、潮汐涨落的城镇，然后各奔东西，走入不同的角落。的确，若单独观察每个人，无论他是在仔细研读报纸，还是倾身向前将烟灰弹入壁炉炉栅内，还是将手呈八字展开、架在羊毛台呢桌面上击打台球，这种肢体静止的特定场面，活脱脱是深夜公共火车上的一幕情景——只不过这里的声音不是被火车的嘈杂声与铿锵声扼杀，而是被大雨的哗哗声淹没。

沃尔特·穆迪先生手扶着门框站在门口，此时此刻他的身心知觉就是如此。他并未干扰任何形式的秘密会议，因为屋里说话的人一听见走廊上的脚步声，便立即缄口不言。穆迪先生把门打开时，十二个男人全都重新开始忙自己手头的事情（那些玩台球的人那么随意地操起球杆，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刚才的位置），他们过于刻意地表现出专心致志的样子，以至于穆迪先生走进房间时，居然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

这些男人动作夸张且步调一致地故意不理睬穆迪先生，如果是在穆迪先生身体舒服、心情颇佳的时候，这可能早已唤起他的兴趣。然而此刻，他正陷入头晕恶心与情绪困顿之中。虽然明知前往坎特伯雷<sup>①</sup>西部的航程在糟糕的情况下可能会丢掉性命，那些泛着白色泡沫的滔滔巨浪无穷无尽地翻滚着，一直延伸到霍基蒂卡浅滩上被冲毁的墓地才算尽头，但穆迪还是没有料到旅程会恐怖到如此地步，到现在也无法用言语来描述，连自己都不敢回想。穆迪生性不容忍自身的任何缺点——恐惧与疾病使他变得内向——正因如此，他一反常态，走进房间后未能马上觉察出这里的气氛。

穆迪生就一副机智而专注的表情。那双灰色的大眼睛不动声色，柔软而男孩气的嘴巴镇定自若，常常带着礼貌的关切。他有一头紧致细密的鬃发，少年时代曾长发披肩，现在只留着紧贴头皮的短发，偏分头，用了芳香的头油将其抹平，金色逐渐变深而成为油亮的棕色。额头与脸颊方方正正，鼻子直挺，皮肤光滑。他年龄不足二十八，依然身手敏捷，动作精确，带着一股顽皮劲儿，兼具既不轻信又不狡猾的纯真活力。他的仪态犹如谨慎而头脑灵活的执行大管家，就连最沉默寡言的人都喜欢向他吐露心声，或邀请他为刚见面的人做调解中介。简而言之，他的外貌很少能泄露出他的内在性格，是一副能够立刻赢得别人信任的模样。

穆迪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无懈可击的典雅所带来的优势。正如大多数过于美貌的人那样，他早就仔细研究过自身的形象，换句话说，他最了解自己的相貌。他总是格外留神通过外表感知自己。他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私人更衣室的壁龛中，用那里的镜子映照出他的三面形象：侧面、半侧面与正面，如同，凡·戴克<sup>②</sup>笔下的查理<sup>③</sup>，只是更加耀眼炫目。这

---

① 坎特伯雷 (Canterbury) 是 1853 年至 1876 年间使用的地名，当时包括新西兰南岛的东、西海岸。

② 指安东尼·凡·戴克爵士 (Sir Anthony van Dyck, 1599—1641)，比利时佛拉芒族画家，英国查理一世时代首席宫廷画家。

③ 指英国国王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1625 年至 1649 年在位，是唯一一位被处死的英格兰国王。



是秘不可宣的私事，他可能会公开否认——因为关注自我形象会招致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先知们何等严厉的谴责啊！仿佛自我与本人毫无关系，人照镜子只能证明他的傲慢；仿佛注重自我的行为，不像是双胞胎之间的心灵感应那样微妙、悸动和瞬息万变。穆迪更痴迷的是掌控自己的容貌，而不是为了追求他人的赞誉。当然，每当他瞥见自己的身影，无论是在房子外的玻璃窗前，还是夜幕降临后室内的窗户前，他都有一种心满意足的快乐——而这种感觉，就如同一位工程师发现自己巧妙设计的某个装置能按照他预测的方式顺滑而完美地运作时的感觉一样。

此刻，他能看见自己优雅地站在吸烟室的门口，而且知道自己现在的形象依旧是一个完美的剪影。其实，他已筋疲力尽到发抖的地步，恐惧如铅砣般沉重地压在心头。他感到阴影笼罩，甚至是十面埋伏。他内心充满恐惧，却带着事不关己的礼貌与尊重的神情打量着室内。这个房间看似凭借着陈年旧月的记忆而重建，许多东西都已被遗忘（柴架、窗帘、壁炉周边像样的地幔），而一些小小的细节却被顽固地保留了下来：比如一幅已故亲王<sup>①</sup>的画像——从杂志上剪下来，用鞋钉按在了朝着院子的那面墙上；台球桌中间有一条接缝，桌子在悉尼码头被锯成两半，以便更好地承受海上运输的颠簸；写字台上堆着陈旧的大报，报纸已被无数双手摸得变薄，字迹模糊。从壁炉侧翼两个小窗户可以看见旅馆的后院，一块散落着板条箱、生锈桶的沼泽地，只有补丁般的小灌木与矮蕨丛将它与邻居的地盘隔开，北边是一排产蛋鸡的笼子，门上锁着防贼的链条。在这道模糊的边缘外，能看见朝东一条街房子后面的一排排悬垂的晒衣线，原木格子栅、猪圈、废料堆、铁板，以及破旧的摇臂洗砂床和水槽——以及各种各样的废弃物和年久失修的东西。迟暮的钟声敲响，所有的色彩似乎顿时失去了丰富的质感，室外滂沱大雨正下着；透过皱纹玻璃，可以看见后院渐渐地褪色发白。房间里，酒精灯在傍晚的蓝色暮光中尚未发挥作用，这份苍白使室内原本就很冷清的装潢显得更加惆怅落寞。

---

<sup>①</sup> 指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1819—1861）。

对于穆迪这样习惯于爱丁堡的俱乐部的人——那里红黄色的灯火交织，带有黄铜饰钉的沙发臃肿发亮，与坐在上面的绅士们的宽大腰围十分相称；一进门，就有人递上一件散发着茴香或薄荷芳香的柔软上衣，接下来，只需稍稍抖一抖服务铃铛的绳子，就能招来一瓶波尔多红酒，用银托盘托着呈上——相比之下，眼前的景象未免粗俗寒碜。然而，穆迪不是达不到标准就郁闷不乐的那种人：此处的粗糙简陋只是令他退守到内心深处，就如同富翁在街上碰到乞丐时那样神情漠然，迅速躲开。当他将目光投向四周时，只是内心有所触动，脸上温和的表情丝毫没有改变，他泰然自若地面对目之所及的每一个细节——这支蜡烛下有一堆肮脏的烛泪，那只杯子上蒙着一层灰土——这些只令他更加默然沉思，腰板愈发坚挺地面对眼前的局面。

他的这种内敛，虽是无意识的反应，但并非完全归功于世俗偏见的富贵身世——实际上穆迪只能算手头宽裕，不过，他经常给穷人施舍铜板，并且（必须承认）总是为自己的慷慨解囊感到些许快慰。这种内敛，不如说是源自一种内心的不平衡，而他正在悄悄地拼命地想要战胜这种心理。毕竟，这是一座黄金之镇，新建于文明世界最南端的丛林与大海之间，他未曾期冀过奢华。

事实上，不到六个小时之前，穆迪还在那条把他从查默斯港<sup>①</sup>带到西海岸<sup>②</sup>这片野滩的三桅帆船<sup>③</sup>上，他见证了一幕场景，那一幕场景是那么非同寻常，令人震撼，以至于怀疑起一切现实。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仿佛一扇大门被吱呀打开了一条缝，在他心中的某个角落里出现了一束灰白的光，他便再也不可能希望重回黑暗了。他需要极力克制自己，

---

① 查默斯港（Port Chalmers）是新西兰达尼丁市的主要港口。

② 这里说的西海岸（the Coast）是当地人对新西兰南岛西海岸（the West Coast）的习惯称呼。

③ 三桅帆船（Barque）在这里特指一种挂帆方式的帆船，最后一根桅杆挂纵帆，其余均为横帆，也有多于三桅的，操作人手少，运作方便，是当时航海运输中的佼佼者。

才能阻止那扇门被继续打开。在这种脆弱的情况下，任何非正统的事情或困难都将构成对他个人的刺激。他感觉眼前这一幕凄惨的情景，仿佛处处提醒着他刚刚遭遇的种种考验，他沉默内敛是为了防止自己的脑子继续进行这样的联想，防止退回到过去。鄙夷派上了用途，给了他一种稳固的分寸感，一种他能够调遣并感到安然的合理性。

他认为这个房间寒酸潦倒，而且沉闷——这么想是为了抵御室内装潢的冲击，然后他转向房间里的十二个人。他想，这是一个倒置的万圣殿，在放纵了自己的狂妄之后，他再次感到更加镇定自若。

这些男人像所有的拓荒者那样，有着古铜色的皮肤，饱经风霜，嘴唇干裂发白，体态无言地述说着匮乏与损耗。其中两个是中国人，穿着一模一样的布鞋与灰色棉褂；他们身后站着—一个当地的毛利人，脸上文有蓝绿色的旋涡图案。对于其他人，穆迪无法猜测他们的来历。他依然不明白，淘金究竟如何在数月之内将人催老；他环顾四周，估计自己是这里最年轻的，而实际上有好几个比他年龄更小或与他同龄，他们青春的光芒几乎消失殆尽。他们将永远满腹牢骚，烦躁，冲动，身体饱经沧桑，将灰尘咳到刻着棕色皱纹的手掌中。穆迪认为他们粗野，甚至古怪，认为他们是无足轻重的人，并不奇怪他们为何如此沉默。他希望喝杯白兰地，有个能够坐下的地方，然后闭目养神。

他进门后，在门口稍站片刻，等候着有人来接待他，见无人做出任何欢迎或送客的姿态，他便向前迈了一步，将身后的门轻轻带上。他朝窗户的方向含糊地鞠了一躬，又朝壁炉的方向鞠了一躬，权当是向所有的人打了个招呼，然后挪向边桌，用专门供自助的酒具为自己调了一杯酒。他挑选了一支雪茄，切好头，将雪茄咬在牙齿间，转身面对室内，再次扫视众人的面孔。似乎无人因为他的存在而受任何影响。这正中他下怀。他在唯一空着的扶手椅上坐下，点燃雪茄，悄然叹息一声，放松下来，他感觉到这种日常的安逸，仅此一次，是自己完全有资格享受的。

可惜他的满足好景不长。刚伸展开双腿，交叉起脚踝（裤子上的盐

已经干了，留下波纹状的白道道，十分扎眼），穆迪右边的那个男人便朝着他的扶手椅倾过身，用自己手中的雪茄屁股戳着空气，说道：“喂——你在皇冠这儿，有事儿？”

措辞相当冒昧，但穆迪却是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他礼貌地点点头，解释说他的确在楼上订了一间房，是当天晚上才来到镇上的。

“刚下船，你是说？”

穆迪再次点头，确认自己正是这个意思。他补充说，他从查默斯港来，目的是来尝试淘金的，这样一来，男人就不会小看他了。

“那好，”男人说，“那好。滩北有新发现——遍地都是金子。黑沙子，那就是你将听到的召唤；北上查尔斯顿<sup>①</sup>那边的黑沙子；当然是从这儿向北——查尔斯顿。虽说这峡谷一带照样能捞钱。你有搭档了，还是自个儿来的？”

“只是我自己。”穆迪说。

“无隶属关系！”男人说。

“对，”穆迪说，再次为他的措辞感到吃惊，“我打算自己发财，仅此而已。”

“无隶属关系。”男人重复道，“没什么事儿，你没什么事儿，在皇冠这儿？”

真是鲁莽——重复追问同样的信息——但这男人似乎态度和蔼，甚至心不在焉，手指拨弄着他的马甲翻领。穆迪心想，可能是自己说得不够明白。他说：“我在这家旅馆的目的只是休息。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将咨询淘金方面的事宜——哪一些河川产量高，哪一些峡谷是干的——让自己熟悉熟悉淘金汉的生活，就这样，我打算在皇冠这里待一个星期，然后向内陆进发。”

“这么说，你以前没有淘过金。”

---

① 查尔斯顿 (Charleston) 位于新西兰南岛霍基蒂卡以北一百一十三公里处，是在淘金潮时期建立的一个淘金村，于 1867 年达到淘金热的巅峰。

“没有，先生。”

“从来没见过黄金？”

“只在珠宝店里见过——手表上，或者金纽扣上；从来没见过纯粹的金子。”

“但是你肯定梦见过，纯金！你梦见过——跪在水里，从沙砾中筛出那种贵金属！”

“我想……嗯，没有，实际上，我没有。”穆迪说。他觉得这个男人说话夸张，风格非常奇怪：这里所有的男人看上去都心不在焉，而他却急切地说话，带着几乎是纠缠不休的劲头。穆迪环顾四周，希望能跟其他人交换一个同情的眼神，但他捕捉不到任何人的目光。他咳嗽一声，补充道：“我想，我梦见过淘到金子后会怎么样——也就是说，金子会带来什么，可能会变成什么。”

男人听了这个回答似乎很高兴。“反向炼金术，我喜欢这么说，”他说，“我是说整个这桩买卖——探金矿。反向炼金术。你看啊——这个转化过程——不是变成金子，而是变出金子……”

“这个观点不错，先生。”很久以后穆迪才想起来，这个概念与他自己刚才的倒置万圣殿的幻想几乎如出一辙。

“你要咨询，”男人说，他频频点头，“你要咨询——我猜你肯定要打听的——用什么样的铁锹，什么样的摇臂洗砂床——还有地图，各种家什。”

“对，没错。我要按正确的方法做事。”

男人将身体靠回扶手椅背上，显然感到这十分有趣。“在皇冠旅馆吃住一个星期——只是为了提问题！”他发出一声短促的大笑，“然后到泥土里滚爬两个星期，再把钱赚回来！”

穆迪再次交叉起双脚。他没有心情去回敬对方的强大精力，他的教养又过度拘泥，不能做出无礼之举。他完全可以道歉说自己不是很方便，承认某种身体不适——那个男人似乎有足够的同情心，手指正不停地拨

动着，笑声不断提高——但穆迪不习惯对陌生人开诚布公，更不会向别的男人坦白身体不适。他内心振奋了一下，开始用一种比较明快的声音说话。

“那你呢，先生？我想，你在此功成名就了吧？”

“唔，是的，”对方回答，“鲍尔弗船运，你肯定见过的，过了原料场就是，黄金地段——码头街，你知道。鲍尔弗，就是我。托马斯是我的教名。在矿区，你需要一个这样的名字：这峡谷里可没有人称呼先生。”

“看来我必须练习使用我的名字。”穆迪说，“我叫沃尔特。沃尔特·穆迪。”

“是的，人们叫你什么都有可能，唯独不会叫你沃尔特。”鲍尔弗说，一边敲打着膝盖，“也许是‘苏格兰沃尔德’。也许是‘左右开弓沃尔德’。还有‘金块沃利’。哈！”

“这个名字得靠我挣来。”

鲍尔弗大笑。“谈不上挣来。”他说，“大得像女士手枪，我见过一些。大得像女士的——但是，我告诉你，要想弄到手可不容易呢。”

托马斯·鲍尔弗年约五十，身体结实而健壮。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从头顶向后梳，齐到耳边。他留着一副铁锹形的大胡子，感到什么事情有趣时，便用手掌向下捋胡子——正如现在这样，为自己说的笑话沾沾自喜。他对自己的成功十分安逸满足，穆迪心想，看得出来，这个男人一贯的乐观态度得到成功的正反馈之后，他获得了一种安逸的资格感。他身着长袖衬衫，领巾虽然是丝绸质地，而且是细缎，却沾有肉汁污迹，松松垮垮地绕在脖子上。穆迪将他归类为自由主义者——无害，有叛逆精神，爽快奔放。

“我不胜感激，先生，”他说，“我相信，这只是我完全不知道的许多习俗中的第一个。我真会在峡谷一带错误地用姓氏称呼别人呢。”

事实上，他脑子里对新西兰淘金的概念极不准确，其信息主要来源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素描——圆木小屋，平底峡谷，尘土中的货车——

还有一种模糊的印象（不知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个殖民地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英伦三岛的影子，是大英帝国管辖与核心的尚未充分发展的、野蛮的对应面。大约两个星期前，他绕过奥塔哥<sup>①</sup>半岛海角时，惊奇地看到了山丘上的豪宅、码头、街道，还有标绘的花园——此刻，他又惊讶地目睹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将火柴递给一个中国佬，然后在他面前倾身拿回酒杯。

穆迪毕业于剑桥，出生于爱丁堡的中产家庭，家里有三个佣人。他的社交圈轨迹，先是三一学院，近些年来是内殿法学院，这些地方都丝毫没有贵族阶级的那种僵硬刻板，贵族之间的历史与背景大同小异，只是程度不同罢了。然而，穆迪所受的教育令他孤立于人群，根据他的教育经历，理解任何社会系统的正确方式都要采用居高临下的视角。他与大学密友一道（身披斗篷，莱茵酒喝得醉醺醺），会以青春的所有烦恼与活力去捍卫阶级，但是在实践中遇到同样情况时，他总是感到惊恐。他还不知道金矿是一个充满渣土与危险的地方，每一个家伙对于身旁的人来说都是陌生人，对于这里的土地来说都是外来人。一个杂货商的摇臂洗砂床里可能有金子，而一个律师的摇臂洗砂床里却一无所获。人与人之间没有等级之分。穆迪比鲍尔弗大约年轻二十岁，所以他说话时带着尊重，但是他意识到鲍尔弗的社会地位比他低，同时意识到周围这些人是个奇怪的大杂烩，他无法猜测他们的阶层与来历。他的礼貌因此显得有点呆板，仿佛是个不常与孩子说话的人，无法把握恰当的交流方法，因而产生距离，变得僵硬，不管多么想表示亲切都无济于事。

托马斯·鲍尔弗感觉到了这种俯就，满心欢喜。他对善于言辞的人抱有一种调侃般的厌恶，认为他们“说得太漂亮”，他喜欢刺激他们——不是惹恼他们，那样太无聊了，而只是将其庸俗化。他似乎将穆迪的生硬看成一种时装衣领，以某种贵族风格制作，对于穿它的人来说是一种

---

<sup>①</sup> 奥塔哥（Otago）位于新西兰南岛东南部，建立于1852年，其中达尼丁是最早的移民点，建于1848年。

无法忍受的拘束——他对上流社会的所有规矩都是这种看法，如同毫无价值的装饰——让他感到好笑，觉得此人的优雅只是令自己感到如此不安。

鲍尔弗的确出身卑微，恰如穆迪猜测的那样。他的父亲在肯特的一家马具店工作，若不是鲍尔弗十一岁那年的一场大火烧死了父亲、毁掉了马厩，他可能会子承父业——但他是个躁动不安的男孩，穿着磨破袖口的衣服，尽管经常挂着梦幻般的、心不在焉的表情，内心却充满了不安分，死心眼儿地工作不是他喜欢的风格。无论怎么说，马儿跟不上火车的步伐，正如他喜欢说的那样，马具行业经不住时代变迁的风浪。鲍尔弗非常想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当他提到过去时，以前的每十年都仿佛是一支粗制滥造的蜡烛，早就烧掉、报废了。他对男孩时代的生活没有丝毫怀旧之情——鞣革大缸里的深色液体，晒革张架，父亲装钉子和锥子的小牛皮袋——他很少回忆，除非是拿来与新兴的工业做比较。矿，才是有钱的地方。煤矿、钢厂，还有黄金。

他从玻璃业起家。数年学徒后，创立了自己的玻璃厂，后来卖掉这个中等规模的工厂，换成了煤矿股份，并适时扩展为竖井式开采网，脱手给伦敦的投资家而获大笔现金。他没有结婚。在三十岁生日那天，他买了一张飞剪式帆船的单程票前往维拉克鲁斯<sup>①</sup>，这第一次的航程历时九个月，将他带到加利福尼亚金矿。淘金汉生活的辉煌对他来说迅速黯淡，但他对这个领域的无休止的冲动与希望并未消失。他用第一桶金购买了一家银行的股份，四年内建立了三家旅馆，逐渐发迹。当加利福尼亚被淘干以后，他变卖一切，启航前往维多利亚——一个新目标，一片新疆域——在那以后，他再次听见横跨海洋的召唤，好似罕见的微风中飘来的丝丝缕缕的仙乐，引导他前往新西兰。

在艰苦矿区摸爬滚打的十六年中，托马斯·鲍尔弗遇到过许多类似沃尔特·穆迪这样的人，多亏了他的性格，这些年来，他对初出茅庐、

① 维拉克鲁斯（Veracruz）位于墨西哥中部，东临墨西哥湾。



未经历练的初来乍到者依然保持着浓厚的感情与关切。鲍尔弗欣赏有远大抱负与特立独行的人，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他有宽宏大量的精神。干事业令他高兴，欲望令他高兴。穆迪敢于追求自己看上去就了解甚少的目标，一定期待着巨大的回报，单凭这个原因，他就对穆迪有了好感。

然而，在这个特定的夜晚，鲍尔弗并非无所事事。穆迪的闯入使聚集在这里的十二个男人颇感吃惊，因为他们事先采取了相当严密的防范措施，以确保不受惊扰。皇冠旅馆的前厅因为当晚的私人活动而关闭，一个男孩被安排在雨篷下看守大街，以防有人想在那里喝酒——虽然那不大可能，皇冠的吸烟室在当地社区不算出名，不是什么大雅之堂，常常空无一人，甚至是周末的晚上，淘金汉们成群结队地从山区返回，在镇上的小酒馆里用他们的金矿石换酒喝。负责守望的男孩是曼纳林的人，手里攥着大把的顶层楼座戏票免费发送。当晚演出的《来自东方的风情！》是新编剧目，保证好看。歌剧院的门厅里准备了数箱香槟，是来自曼纳林本人的礼物，以纪念首场演出。这些障眼法都做得很到位，而且相信没有船只会冒险在天气如此恶劣的暗夜登陆（《西海岸时报》航运版预报的船只均已如期到达），聚会者没有想到要对付一个偶然出现的陌生人，他可能已在傍晚前半小时便登记入住这家旅馆，因此当曼纳林的男孩开始在街上的滴水门廊下站岗时，陌生人已经在旅馆里了。

沃尔特·穆迪，尽管他的面容让人放心，尽管他带着事不关己的礼貌，说到底依然是个不速之客。男人们实在不知道如何劝他离开，除非直言说明说他构成了打扰，但那样一来就会暴露他们集会的隐秘性质。托马斯·鲍尔弗承担起审查他的任务，只因为他们正好靠得最近，都坐在壁炉旁——一个令人愉快的巧合，因为鲍尔弗虽然大言不惭、热情洋溢，但具有穷追不舍的性格，习惯于将任何情形都转为有利于自己的局面。

“对，嗯，”此刻他说道，“一个人很快就能学会习俗，每个人都得从你现在的位置开始——我的意思是：作为新手，一无所知。那么，恕我冒昧，你是如何萌生这种念头的呢？我个人很感兴趣的是——究竟是什么将一